序

杨先文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抗日战争是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胜利，是人类进步事业的胜利。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一次全民族的抗战，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在长达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战场作为中日在东方的主战场，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以上，我国付出了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和战争的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的经济损失高达5000多亿美元的惨重代价。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回顾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我们不能不记住这样几句话，即：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是指导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的强大理论武器；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抗日战争的中华民族之魂。

八年抗战是中华民族空前觉醒的时期。地处中华腹地的当阳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全力以赴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早在1938年春，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经陶铸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我市脚东乡刘河村青年刘宝田，同年6月经钱瑛同志派遣回当阳进行党的活动，积极做了抗日斗争的准备工作。在此前后，王翰、曾志、李守宪、刘真、张清华、王全国、王建桥等领导同志都在当阳领导过抗日工作，并成立了中共当阳县特别区委和中共当阳县委。

1940年6月8日，日军萱岛兵团以三万之众，分三路进攻当阳，国民党防卫当阳的陆军第十八军十一师，与日军一战后即转移到大峡口、巩河一带。从此，当阳沦陷于日寇铁蹄下达六年之久，人民受尽了苦难。

早在当阳沦陷之前，日军曾两次派飞机对当阳狂轰滥炸。1938年11月5日，六架日机轰炸当阳县城，炸死炸伤民众93人，同时有五架日机轰炸河溶，炸死炸伤民众20多人，炸毁民房20多栋。1939年12月，日寇又出动三架飞机轰炸育溪，炸死炸伤居民90多人。1940年元月26日，十八架日机再次轰炸当阳城，炸死民众89人，毁坏房屋10余栋。同年6月，日机再次轰炸河溶、育溪，有百余名父老乡亲丧生，有百余栋民房化为灰烬。日军入侵后，在当阳进行了极其野蛮、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所到之处，奸掳烧杀，无恶不作，“杀人坑”、

“杀人洞”各乡都有。不知有多少父老乡亲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之下，不知有多少姐妹惨遭日军的蹂躏。据史料记载，战前当阳县人口为293456人，抗日战争中，死伤于战祸者达8万7千多人，被掠夺的棉花为536.5万斤，猪羊67680头，耕牛24058头，粮食679万石，驴马2.3万头，鸡鸭53640只，毁坏农具57279件，毁房21236间及其他损失折款约合法币为12.7416亿元。但是，当阳人民强敌压顶不弯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结成最广泛的抗日爱国统一战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当时，因我当阳地处战略要地，日军驻有重兵防守，国民党军队在远、当边界区虽布防有两师军队，但并没有对日军采取什么大的战役行动。倒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襄西独立团、荆当大队少数和爱国武装，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抗击日伪，打得敌人惊惶失措，晕头转向。可以说，当阳的抗日斗争是在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抗日武装力量为主力，对日伪开展游击战争的抗战斗争史，这是由当阳县的具体特点所决定的。八年抗战，给中国历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给当阳的历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我们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编辑出版《当阳抗日见闻录》——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文史资料专辑，正是为了让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了解中国近现代这段历史，记住中国这段历史，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莫斯科卫国战争纪念馆揭幕式上的讲话》（1995年5月9日）中指出：“历史表明，所有的国家都应当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侵略扩张导

致灾难，和平发展才能带来繁荣。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

今天，在我们按照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我们国家的时候，更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面对现实，展望未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开拓进取，奋力拼搏，为我市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为我市的振兴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日寇践踏当阳罪不容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日寇在当阳的残暴罪行

当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今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在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当阳人民不会忘记当阳沦陷期间日军罄竹难书的暴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重叙那段历史，是让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知道前辈们所受的苦难，今日的幸福来之不易。

肆意轰炸县境

1938年（民国27年）11月5日，日本侵略军出动飞机6架，首次轰炸当阳县城，炸死炸伤民众93人，炸毁房屋多栋；同日日机轰炸河溶镇，炸死炸伤20多人，炸毁房屋20余栋。1939年（民国28年）12月，日寇出动飞机3架，轰炸育溪，炸死炸伤90人。1940年（民国29年）1月26日，日寇出动飞机18架，再次轰炸县城，炸死炸伤89人，炸毁房屋10余栋。6月3日，日寇出动飞机9架，再次轰炸育溪，炸死炸伤80人，炸毁房屋20余栋；同时轰炸河溶，炸死炸伤60人、炸毁房屋20余栋。6月初，日寇为迅速侵占当阳，出动4万军士、30架飞机，以萱岛兵团为主，13师团为前锋，在攻下襄西后，于6月6日侵占了当阳，盘距施暴。

强征民夫建据点

日寇侵占当阳后，随之强征民夫，为其架桥修路，拆房建屋，挖洞建库，毁田建据点等，若有抵抗情绪，或遭枪杀，或死于刀下，或活埋于沟壕。日军13师在县城内建据点48处，均是强令民夫为其驻扎地外筑城壕，内建洞穴，开挖古墓，毁沟坏道，强拆民房建营房。日军在长坂坡建军械修理所，北门园修仓库，傅家岗设驮马队，望儿坡设野战医院，玉阳山设师团长办公处，东门外建师团长官邸，鲁班庙至东门划为难民区，其余皆军事区等，所辖内的房屋或新建或修葺，其劳力无一不是日寇强拉恶征，其建筑材料无一不是上山砍伐和拆房改建的。日寇在县城望儿坡、龟背山、长坂坡、猫子山，以及县内各据点附近的山岩上，强征民夫为其掘挖空壕，以贮军粮、汽油等物质。更为残酷的是，在强征民夫为其修建重要军事之地后，以防“泄密”，将所有苦力全部屠杀。如1942年（民国31年）7月，日寇强征民夫万余人，在县城东门外朱湾村修筑军用飞机场，除累死、饿死、冻死及逃跑未遂被活埋、枪杀达数千人外，还对竣工后的500多名“苦力”集合在汉宜公路北侧，用机枪全部扫射而死。

施淫威杀军民

日寇在盘距当阳期间，对我军民大施淫威，任意杀戮。1940年（民国29年）5月3日，日寇在武安乡遇见乡民魏宏浩，无缘无故将其双手10指举刀砍下，还回头狂笑；8月20日，日军在玉泉寺枪杀僧人25人、民众5人，还纵火烧毁玉泉寺毗卢殿方丈寮；10月19日，日军野口部队，在黄家场将中学毕业生黄子青、乡民钟光财、黄学培活埋于土坑。1943年（民国22年）7月5日，日军澄田师团上尉北山辰雄，在靖海以“清乡”为名，随意拘捕上街居民陈学诗、曹英兆等21

人，用铁丝捆扎拖到土龙寺荒野露饿一昼夜，供10个新兵练刺杀致死。每人身上多者21个血孔，少者7个血孔。其残暴手段令人发指。与此同时，日伪军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野蛮“清剿”，如有发觉或被抓获，就采取鞭笞炮烙、灌凉水、触电流、严厉拷打，直至残酷杀害。1942年（民国31年）6至8月，日军对万寿、西靖、真理等根据地实行野蛮的“大扫荡”。即调动河溶、慈化、育溪等地伪军1000余人，采用“梳篦”式战术进行“清乡”。刘承良、林禹如、朱新民等10多名干部先后被捕；真理乡区委书记罗洪年等7人被日寇捕获，被活埋于窑湾；南宁乡区委书记徐森，为保守党的秘密，将文件吞入腹中，惨遭日寇剖腹；县妇救会主席陶先秀在转移途中，被日寇杀害于刘家坡；国民党顽军也疯狂地杀害中共原乡干部，破坏抗日根据地的交通网。当阳沦陷了6年，日寇共杀死我县军民73277人，打伤致残12851人。

毒化奴化人民

日寇对我民众除了血腥镇压外，还施行毒化奴化伎俩。不仅强令母子行奸，兄妹乱伦，老幼配偶，广场交媾，强迫青年女子慰劳皇军等。而且广设烟店、赌场，行销鸦片和招人狂赌等，毒害我中国人民，枯竭地方经济。同时，还利用我民族败类分子，撰文歌颂日寇，诱惑民众，放映军国主义电影，发行报刊，宣传“敌胜”情况，恐吓麻痹群众。1941年（民国30年），日伪发行《沮漳新潮》（月刊）和《大江日报》，宣传侵略有理，对民众进行奴化教育。1940年（民国33年），日军还在城关、朱家湾、傅家岗、河溶等地，放映黑白无声恐怖电影片，宣扬侵华战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大量掳掠物资

日寇为了达到“以战养战”之目的，大量掳掠物资。不仅利用合作社组织赚钱，还以伪钱贱价勒买，或以食盐交易等手段搜刮民财，供日军日常生活费用，或作军械制造之用。而且强纳田赋、勒购军粮，万般榨取，使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日寇自侵占当阳，直至1945年（民国34年）8月上旬受降的6年间，掳掠我县粮食679万石，棉花536.5万斤猪羊67680头，耕牛24068头，农具57279件，马驴2.3万匹，鸡鸭53640只，总损失折款约合法币为12.7416亿元。

（牛国润执笔）

日机轰炸当阳县城目击记

邓传海

1939年，旧历腊月十八，这个最可怖的日子，使我终身难忘。

我家本来世代居住在当阳城关大魁阁附近，1938年为了避免日机轰炸，全家扶老携幼避难于干溪农村。因为想回自己的老家，于大轰炸的前两天，我与母亲回到城关姨妈家去玩，恰巧遭遇到这场浩劫。

1939年腊月十八（农历40年元月份），大约在上午8时许，忽然听见当阳城的一阵紧急空袭警报声长鸣，我与母亲姨妈正在早餐，赶忙出门望天空，只见日机18架窜入城关上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低空盘旋绕城一周后，即排成一个“一”字，俯冲下来，投下了一枚枚银晃晃的炸弹，劈头盖脑，密密麻麻向闹市区倾泻，弹落之处，一声声巨响，震耳欲聋，火光冲天，烟柱腾空而起，一排排房屋燃烧倒塌，木石乱飞，到处是一片惨痛的呼号声。顷刻之间，满目呈现出一幅“百万荣华一刹化为灰烬，无限欢笑，转眼变成凄凉”的情景。我与五十余岁的母亲及姨妈，哪来得及躲避，被一场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的横祸吓呆了，屋顶炸塌了，墙壁倒了，我们身不由己的从残垣断壁和瓦砾堆中爬了出来，是泥人也是灰人。定一定神，才发现我与母亲不知什么时候

拉着一件破棉袄顶在头上，这件破棉袄，早已被乱石碎片打得成了一堆乱棉絮。我们是九死一生的幸存者。姨妈的房子成了一堆废墟，在我们住宿过的一间房里，一枚重型炸弹落在这里爆炸，弹坑圆周约有七十余步。

在全城一片慌乱中，我顾不上母亲、姨妈，与母亲相约，在南门外三里港一带再相会，便只身一人出南门而去。跑到南门城巷，发现城墙已被炸倒，转念一想，何不走捷径？我试图越过被炸倒的城墙，踏着乱石碎砖堆而过，谁知倒塌在城河的城墙形成了一层外干内湿的淤泥层，说时迟那时快，不意两腿早已陷入淤泥之中，我又急又怕，越急越用力，结果越陷越深。忽然我身后面又跑来两个相依为命，全身颤抖的逃难者，面部全是黑色，只有一双白眼在惊恐地活动着，满身裹着一层泥灰，衣裤褴褛，也都受了伤，血流不止。幸亏他二人尽平生之力拉手相助，我另一手扶着几块大城砖，好容易才挣扎出来。这时也来不及道谢，一鼓作气地向三里港奔去，回头再看看当阳城，已是一片火海，房屋在燃烧，一群群幸存者四散奔跑，火舌在吞噬着许多无辜的生命。

据从当时逃出的受难者口头得知，这次全城被炸死89人，炸毁房屋10余栋，城隍庙、县政府均被炸平了。“保康祥药铺”全家无一生还，我的小学同学文光云也在这次横祸中被炸死。

在这场空前大浩劫之后，我的姨妈哭得死去活来，生活濒于潦倒。我的母亲由于身心受到极大的刺激，后来得了严重的半身不遂瘫痪症，一直卧床不起，于1954年去世。我也从此得了一种害怕飞机声的“恐惧症”，一听到飞机声，心里就像打鼓似的，跳蹦得特别厉害，这种感觉直到解放后才逐渐消失。

朱家湾的血泪仇

朱礼茂、朱昌望等（口述）
玉阳办事处政协联络处（整理）

我们耳闻目睹了日寇在我们朱家湾修飞机场时的一切暴行，现口述如下：

1940年农历5月初5，日本鬼子的铁蹄踏进了当阳。当时，老百姓心里非常害怕，到处逃难逃荒。朱湾村老百姓分四处逃，一是向北方庙前——老鸦窝；二是向西方大仙洞——远安；三是向南方李家店、九个大门——坳口、孙港；四是向东方胜河——黄林岗等处逃，直到了下半年（10月份）老百姓才分别回家。日本人到朱湾后实行的是奸、掳、烧、杀三光政策。当时有朱家湾、张家河、冯家湾、李家湾共200多户，900多人口，被日本人杀死的112人，占总数13%，收尸68具，未收到尸的44具。烧房屋1100多间，仅留12间专为其奸污妇女用房。日寇在此共奸污妇女176人，杀死耕牛100多头。日本鬼子杀人红了眼，不分男、女、老、少，见人就杀，年龄最大的80多岁，最小的只有4岁。如朱湾村朱家元的父亲朱昌宽，86岁，母亲朱王氏，81岁，一起被杀死。其孙子叫“祸害”（乳名），也同时被杀死了。他家6人，被杀4人，占70%左右。日本鬼子杀人极端残忍，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如张家河朱心华的妈朱张氏，60多岁，这天在家织土布。日本鬼子看到了她，二话未说，把她捉去用

刺刀杀死后，还将尸体割成4块，用草包裹着。他们除了杀人以外，还用火烧，有一次将4位老人关在战壕里，活活给烧死了。他们见物就抢，老百姓真是遭殃。

当时有一首歌谣是：

家家住的窝棚屋，
低头进，弯腰出，
寒风刺骨冻得哭。
身上穿的千层布（即补巴），
睡的都是草包铺，
树皮野草来充饥，
男女老少只剩一层皮。

1942年日本鬼子在朱湾修飞机场，带来了更大的一场灾难。当时的苦力是从河南、安徽、浙江、武汉、黄石、黄陂孝感等地抓来的，共1万多人。这些人大都死在机场的工地上。苦力的死主要是饿死、冻死、热死、累死和病死的。日本人没有把中国人当人，让苦力们吃的是大、小麦，用汽油桶当锅，将原粮煮得半生半熟，没有碗筷，就用破瓦端，用手抓；无盐、无油、无菜。苦力们无衣穿，只好把水泥纸用绳子捆在身上避体。苦力们住的是用芦苇搭的棚，遇到下雨天，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地下潮湿大。供给条件差，日本人一点也不管，只让苦力干活。当时无机械，全靠体力劳动，苦力们不分晴天下雨，不分白天黑夜，不分冷热都得干活，不干就用脚踢、用皮鞭抽、揪打、狗咬，这样累死的不少，死人最多一天达40多人。鬼子为了防备苦力们造反和逃跑，将工地四周架了电网，狼狗巡逻，从傅家岗—三里港子—朱家湾—杀门楼子横直几里路长，隔五十米就有一个哨兵，穷凶恶极仍防止不了苦力们的反抗，如一个叫韩继汉的武

汉人，为了反抗鬼子欺压，一天他愤怒地用铁锹将一个日本哨兵杀死，但韩没有逃脱，被日本人把他捉去用铁丝捆着，裹上棉被絮，淋上汽油，活活的被鬼子烧死了。还有一次，有5个苦力要跑，由于计划不周，结果被日本鬼子的哨兵发现，杀了三个，另两个多方设法，保了个命。当时的机场工地，日本鬼子视中国人如草芥，人死了，就挖个土坑，把死人的腿用绳子缠着，叫活人拖下去了事。埋死人的坑很大，苦力们叫它“万人坑”，各地来的苦力先后差不多都死完了，都埋在“万人坑”内。“万人坑”长15米，宽15米，深3米多，地点就在现在的朱湾村“农贸中心”那一块。日本人43年建飞机场，害死中国上万名老百姓，结果只落过一架飞机。45年日本投降，机场就成为一片废墟了。

（知情人：朱礼茂、朱昌望、张木宽、朱礼万等老人口述）

日寇修建飞机场见闻

华逸民

民国31年（1942年），日寇在当阳城关东门外朱家湾修筑军用飞机场，长约3里，宽约300步，良田沃壤，概不顾惜，拆屋辟坟，伐树毁林铲尽挖绝。

当年，县政府苦力班长罗联春、城关区署的苦力头朱昌成，每天都为日本修机场招揽大批苦力，原定每天一块日钞的工资，但有头无尾，以后逐渐少给或不给。

开头一片平土工，尽是民工操作，在施工紧张时，日军常在大路上乱抓人，忽然两头加岗，凡路上行人，一并抓去将每个人悬挂胸前的“良民证”摘下（没有良民证，便不能通过岗哨），你就只能俯首工作，接受驱使，挖土毁埂，不敢怠惰。每天工作时间约十小时左右，每日三餐，一大桌人（席地围坐）一盆菜汤。初时，每天给五角，以后只给三角，工作人数，常在千名左右。偶有小病，或伤手伤腿等，无医药、无病伤休息，一被抓进，必工作数月，难得放出，但已鸠形鹄面，不堪寓目。

土路已具雏形，势须掺料敷面，日本人在汉口约来一批略懂建筑技术的工人（半是流氓），形似承包分工，土路上分段插着青、黄、赤、白各色的小旗，各负其责。这批工头们丧失民族气节，成天花天酒地，指手划脚，至于挑土筛灰担水和沙，都是民工操作，一有迟缓或所作所为略异其规

定，日军、工头们，动辄吆喝怒吼、谩骂，直至棒打脚踢。

每到暑天，活路既累，工时又长，民工不断的生病，不得已，才择病重者送进县城医院治疗，病情真严重快死的人，略略放回几个，轻微者，病愈复工。

工程紧忙时，日军常成队的到附近各村庄拉民夫，人民求安不可，只有束手当奴隶。距城较远的乡村，牵累的较少。

民工长期劳累，病重放回后，长期呻吟床席，因劳累过度，医治已迟而死者，比比皆是。

民国33年，飞机场大致完工。

睹景思人，这个飞机场并未起到什么作用，但它是当阳人民辛勤劳累的纪念品，是日寇侵华的铁证，是劳动人民用生命和血汗建筑而成的，亡国之耻，民族之恨，不可忘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